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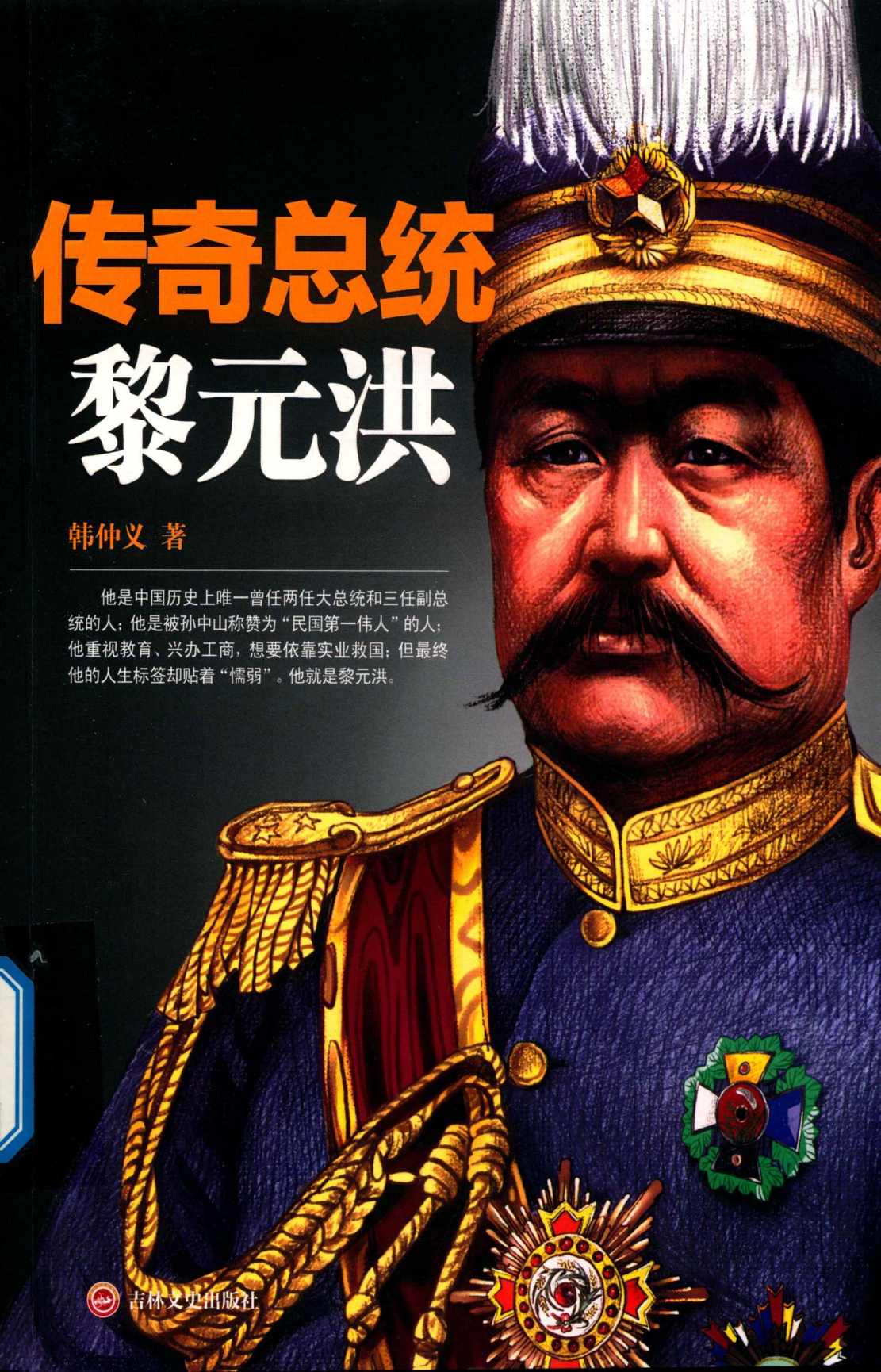
# 传奇总统 黎元洪

韩仲义 著

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任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；他是被孙中山称赞为“民国第一伟人”的人；他重视教育、兴办工商，想要依靠实业救国；但最终他的人生标签却贴着“懦弱”。他就是黎元洪。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# 传奇总统 黎元洪

韩仲义 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传奇总统黎元洪 / 韩仲义著. — 长春 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5472-4738-9

I. ①传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黎元洪—传记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3896 号

## 传奇总统黎元洪

CHUANQI ZONGTONG LIYUANHONG

出 版 人 / 孙建军

作 者 / 韩仲义

责任编辑 / 王明智

特约编辑 / 冯 雪

封面设计 / 刘红刚

出版发行 /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/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/ 130021

网 址 / [www.jlws.com.cn](http://www.jlws.com.cn)

电 话 / 0431—86037501

印 刷 /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mm×1000mm 16 开

字 数 / 375 千字

印 张 / 22.5

版 次 /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72-4738-9

定 价 / 49.80 元



## 第一章 劫后余生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01. 孤危落难者 | 002 |
| 02. 三个未亡人 | 013 |
| 03. 柳暗花明  | 022 |
| 04. 喜盈门   | 034 |

## 第二章 幸遇明主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05. 冰火两重天 | 042 |
| 06. 涉足是非地 | 052 |
| 07. 新军统领  | 061 |
| 08. 因缘际会  | 069 |

## 第三章 左顾右盼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09. 大潮中的困惑 | 078 |
| 10. 逼出来的都督 | 086 |
| 11. 墙头草    | 097 |
| 12. 鲜花与荆棘  | 105 |

# 目录

CONTENTS

## 第四章 毒橄榄枝

-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. 阳夏保卫战   | 112 |
| 14. 诡计多端袁世凯 | 123 |
| 15. 袁世凯软硬兼施 | 129 |
| 16. 无硝烟战争   | 138 |

## 第五章 助纣为虐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7. 一石三鸟之计    | 148 |
| 18. 卖身投靠      | 154 |
| 19. 弄巧成拙      | 162 |
| 20. “菩萨”变“屠夫” | 168 |

## 第六章 瀛台落日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21. 宋案与黎元洪 | 178 |
| 22. 一错再错   | 185 |
| 23. 自食恶果   | 191 |
| 24. 拒“皇封”  | 199 |



## **第七章 难为总统**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25. 继任总统之争 | 208 |
| 26. 难有作为   | 216 |
| 27. 府院之争   | 225 |
| 28. 绝德参战风波 | 233 |

## **第八章 被迫下台**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29. 引狼入室   | 242 |
| 30. 难挣脱的羁绊 | 251 |
| 31. 置身世外桃源 | 259 |
| 32. 动乱中国   | 266 |

## **第九章 再任总统**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3. 狼烟遍地      | 276 |
| 34. “法统重光”的闹剧 | 282 |
| 35. 难逃傀儡命     | 291 |
| 36. 内阁乱象      | 299 |

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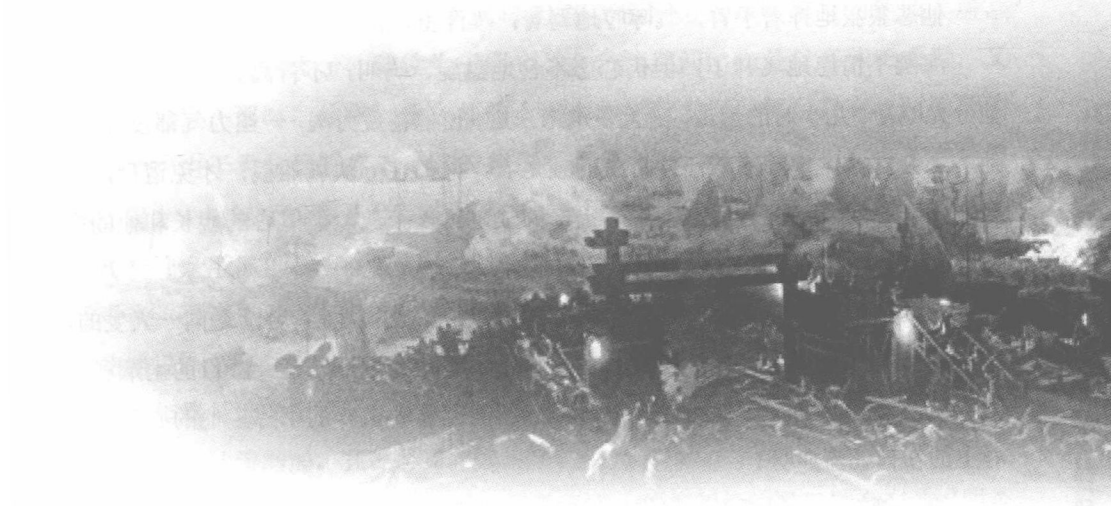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## 第十章 总统遭逐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37. 驱逐总统恶剧 | 310 |
| 38. 劫车夺印丑行 | 317 |
| 39. 徒劳地捍卫  | 325 |
| 40. 解忧日本行  | 336 |
| 41. 回归本真   | 342 |
| 后 记        | 348 |

# 第一章

## 劫后余生





## 01. 孤危落难者

“噢，孩子，你到底醒了！好啊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上天会关照你的。”在老人关切的目光中，黎元洪含悲忍泪讲述了他的血泪经历。

大海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一阵钻心的疼痛，把他从迷梦中拖了回来。原来是一群海鸥在他头上、胸上乱踩乱啄。它们挤撞着，嘶叫着，争抢着，显然把他当成了死人。这也难怪，连日来死的人太多，那些散碎的皮肉，血淋淋的残肢断臂，引得鱼儿、鸟儿发疯似的追逐、麋集，尽情享受这千载难逢的美餐。

他恶狠狠地挥着手臂，气哼哼地骂着：“浑蛋，滚开，滚开！”

海鸥不情愿地飞开了，但仍恋恋不舍地盘旋、鸣叫，不肯离去，准备随时把他分光吃净。几小时的搏击，一天多水米未进，使他精疲力竭，一丝力气都没有了。他本不会游泳，幸亏穿着一件自备的救生衣，又抓住一块破船板，才免遭尸沉海底之灾。军舰触礁沉没前，本来有更多的战友可以获救，但黑心的舰长和他的少数几个亲信跳上救生艇驾艇开走了，其他人只好选择跳海……

比起那些罹难战友，他是幸运的，他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同一天生的，难道真应了“福大命大”那句话？他想起惊心动魄的炮声，遮天蔽日的硝烟和冲天的巨浪，想起朝夕相处的战友那四分五裂的躯体和破碎的甲片，他的心碎了，心上的伤口在流血呀！

饥肠辘辘，口渴难忍，好渴好饿呀！他的思绪，飘到了苦难的童年。

一次，母亲要他和小姐姐去采野菜——那是他家赖以生存的主食——走到一家财主家的菜地时，他实在饿得走不动了，磨着小姐姐给他拔个萝卜吃。姐

姐见四处无人，迅速跑到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，把萝卜缨揪下来插回原地。小姐姐在地上薅了一把野草，把萝卜上的泥土胡乱擦一擦，没等擦干净，他就夺过去，边跑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突然，身后响起一个温和的叫声：“站住——”他们吓坏了，等待着厄运临头。但他们碰到的是一个慈善的老者。老伯伯看看左右无人，说了声“等一等”，迅速走进菜地，交错着拔了几个大萝卜，并把萝卜坑用脚填平，把萝卜装进他们的草筐里，拔一把野草盖住草筐。老人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这孩子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脸福相，日后定有大福大贵。快走吧。”为了这次“滴水之恩”，他长大后每次回家探亲，都会带着礼品去看望老人家……

今天，大海无垠，四顾苍茫，那样的好人不会再有了，他要死了。恐惧、孤独、悲凉一齐涌上心头，他绝望地哭了。五年的课堂经历，三年的舰艇生活，那令人惊羡的海军官服，那诱人的五品顶戴，都会随着自身的殒灭而消逝了。

突然，一个清瘦俊秀的面庞映入脑际，他想起小他6岁、年仅24岁温柔贤惠的发妻！

她8岁就做了他的童养媳。不谙世事的她，经常跟在他屁股后头，娇滴滴地喊：“哥哥等我，哥哥跟我玩儿！”不是让哥哥背，就是要哥哥抱。他14岁那年，随着他在天津北塘驻防的父亲，从遥远的湖北省汉阳市，耗时40多天来到陌生的直隶省北塘镇。只有8岁的她，也随他一家在北塘安家落户。她的童年何其凄苦、短暂？她年仅15岁就与21岁、刚刚考入水师学堂的他圆了房，稀里糊涂成为他的妻子，陆续生了四个子女。这期间，先是母亲陈氏去世，又是父亲去世，那时，他在百里之外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，每月只有4两微薄的助学金。由于为父母医疗、丧葬的花费而债台高筑。沉重的负担完全落在她孱弱的肩上。他年轻的妻子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，她一面抚养子女，操持家务；一面利用余暇时间做鞋子、鞋垫、揽零活贴补家用，艰难地苦度时光。由于生活艰辛，日夜操劳，使她过早地告别了青春，告别了欢乐，成为半老徐娘。他喃喃地说：“敬君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悔不该没给你更多的体贴，更多的爱抚啊，让你长年累月地守空房！”想她，念她，想得心痛欲碎！

大海，波涛汹涌，狂呼怒啸。

这时，天更黑，风更猛，低垂的阴霾天空，破棉絮般的黑云错合交驰，阴森森的海风裹挟着铜钱大的雨滴骤然而至，两三尺高的大浪此伏彼起，时而把他抛向高空，时而让他跌入谷底，他像一片落叶，在波浪中颠簸翻滚。这场战争发生

在9月，虽然已是秋天，但北方的气温已经很低，海水更凉，他已经在海里泡了十几个小时，冷、饿、疲，又一口口地呛海水，使他更加头晕目眩，连连作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因精力不济，饥寒交迫，再次失去知觉……

怎么，又在做梦，还是幻觉？难道是王母娘娘的玉液琼浆？这么甘甜，这么酣畅！像涓涓细流滴进干旱的土地，像滴滴甘霖滋润着焦渴的心田，他使劲儿吸吮着，吞咽着。让他想起在6岁那年，他得过一次伤寒病，终日高烧不退，昏昏沉沉。一天，烧退了，想吃东西，他姐姐用箩筐在坑塘里捞了半碗小草鱼，母亲为他做了一碗鲜美的鱼汤。他在母亲怀抱里喝的就是这种鱼汤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佳肴啊！是梦境？还是幻觉？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，想起亲人，想起家乡的坑塘、荒山和梯田，泪水不禁淌下来……

“噢，孩子，你到底醒了！好啊，好，别急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”

他的耳畔响起苍老、低沉、浑厚的声音。不像梦，不像幻觉，像童话中的圣诞老人的亲切絮语。他蓦地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和蔼可亲、饱经沧桑的“核桃脸”和一双饱经忧患却不失善良的眼睛。他这才发现，自己正躺在老人坚实而温暖的怀抱里；那一勺勺鲜美的鱼汤，就是通过那只粗糙坚硬的大手，送进他嘴里的。

他抬起身举目张望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在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里，杂乱无章地放着鱼叉、鱼网、鱼篓和篙桨；身下是铺着破炕席和狗皮褥子的土炕及看不出纹路的破被褥，炕的一端是一副烟熏火燎、黑不溜秋的锅灶；炕的对面有一张左绑右漂的木桌，桌上放着粗瓷碗、黑釉盆、破茶壶；墙壁是由秫秸泥巴糊成的……看得出，这是一个没有女人、儿女，没有情趣的孤独世界。虽然环境寒酸，条件艰苦，但他却像置身在皇宫大内一样舒服、惬意。

他知道自己获救了，一股劫后余生的狂喜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他从老人臂弯里挣扎出来，伏在炕上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：“老爹，多谢您老的搭救之恩，我铭记在心，永世不忘！敢问老爹尊姓大名？”

老人伸出炉算子般的大手把他扶起：“孩子，快起来，起来。坐下听我慢慢说。我叫黎天相，都说‘吉人自有天相’，可是我既不是吉人，又没有天相，一生下来就掉进穷窝窝里。祖辈以打鱼为生，爷爷和父亲都是被大海吞食的。”

黎元洪惊异地说：“哎呀老爹，真是太巧了！我也姓黎，叫元洪，父亲叫朝相，跟老爹只一字之差。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，缘分，缘分啊！”

老人也很高兴：“真是上天有眼，让咱爷儿俩聚在一起！孩子，吃饭，放开

肚皮吃，吃得饱饱的！”说着，把鱼汤、炖海鱼、高粱饼子、蒸虾酱端了上来。黎元洪像风卷残叶，很快就把老人一天的饭食吃光了。

老人抽着呛人的土烟，咳着，喘着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歹毒的小日本儿，作孽呀！这些天，我天天在落潮的海滩上看到军衣、军帽、军人残缺不全的身体。尽我所能，把他们埋起来，让孩子们入土为安。唉，我这老残之身只能做这点事了。你是命大的，幸亏刮东南风，把你吹到岸上。好啊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”

黎元洪问：“老爹，就您一个人吗？日子过得苦啊！”

老人那深若古潭般的眼睛里汪着泪水：“唉，我原本也有儿子，有老婆，小家伙别提多乖了，光着小屁股追着我爹长爹短地叫。一次，他在海滩上捡蛤蜊（蚶贝），被潮水卷走了。老婆疯了，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唉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还是说说你吧，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”

室内灯光摇曳，窗外漆黑一团，呼呼的海风吹着破落不堪的门窗和梁柱。一老一少尽可能舒服地仰坐在炕上，黎元洪向老人敞开了心扉。

黎元洪祖籍湖北黄陂县，原名黎秉经，字宋卿，生于武汉三镇的汉阳。他生长在贫困之家，祖父国荣做小买卖，父亲朝相教书兼以农桑为业，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，有苦有乐的生活。

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，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相互勾结，穷凶极恶地欺压鱼肉百姓，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灾难深重的人民，为了改变处境，纷纷发动农民起义。仅1843至1850年的7年间，就发生较大规模的起义70多起！清咸丰年间的1851年1月11日，洪秀全、杨秀清顺势而为，把广大民众的愿望同基督教基本教义相结合，创建了“拜上帝会”，以“上帝天使”的名义召集民众，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太平军起义，不到1年时间，从不到2万人迅速发展到50多万人。一路过关斩将，从广西打到湖北、湖南，直到南京……

湖北战略地位重要，太平军三次攻进湖北，给城乡造成极大破坏。黎家同许多家庭一样深受其害。黎朝相和许多青壮年毅然弃田、弃文从戎参加李鸿章的淮军仁字营。跟随李鸿章转战河南、山东、直隶。黎朝相作战勇敢，又有文化，渐次升到游击衔（相当于少校）。由于父亲升官，有不菲的月薪，加上屡立战功的奖糈，一家人足可过上殷实生活。他们全家随父亲迁到汉阳官邸，过上相对平静安详的生活。

太平军平定后，朝廷无法供养如此多的军队，汉族官兵大量被裁汰，朝廷遂以“休致”名义发给他们少数安置费将他们遣散回籍。黎朝相也在被裁之列，他



返乡后重操旧业。就在太平军被平定3个月后，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10月19日，黎元洪出生了。他的生日正好与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是同一天，一家人大喜过望，就连亲朋邻里都说秉经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。

然而，他的出生并未给全家带来好运，贫穷、落寞一直追随着他们。父亲那点休致费很快就花光了，尤其一场房产纠纷，使他家迅速沦为赤贫！情况是这样的：黎朝相利用休致费盖了几间房子，一半自居，另一半出租给房客。不料，该房客进驻不久，便以涉嫌“反叛罪”锒铛入狱，黎朝相因“窝藏罪”被拘押。虽然很快被释放，但房产被官府没收，一家人连安身之所也没有，只好回到黄陂县老家居住……

天无绝人之路，1872年，黎朝相经族人介绍，赴直隶天津北塘镇参加练军仁字营。所谓练军，是6年前奕訢亲王聘请洋人做教练，配以洋枪洋炮编练的亲兵，黎朝相当了炮兵。由于他有当兵的历练，又勤奋刻苦，很快得到重用，由不在“九级军职”之列的外委渐次升为司书、把总、千总、都司，最后升为游击——与以前相同的职级。

黎元洪14岁那年，一天，当军官的父亲突然回到家乡。他似从天而降，一家人且惊且喜；当他说出“我是来接你们的”时，一家人更高兴得喜极而泣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可以永远离开这个荒凉闭塞的小山村——黎家河了。

临走前，黎朝相有几件事需要处理。

一是秉经的婚事。朝相当兵时有一位战友叫吴海臣，也是苦出身，两人关系十分密切，又一起从军，一起“休致”。因为没处去，便随朝相一起回了黎家河村。他有一个女儿叫吴敬君，聪明伶俐，十分讨人喜欢，三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，从小长在黎家，天晚了常常宿在黎家，一家人都喜欢她，黎夫人更是疼爱她，还认了她做干女儿。黎朝相一家要走了，朝相和吴海臣商量，干脆给二人定成娃娃亲。又因山高路远，以后麻烦多多，两家商量的结果，让敬君随黎家一起去直隶。

二是秉经的姐姐秉萍，早已与一户苏姓人家定了亲，趁着去直隶的机会，干脆嫁过去了事。由于家境贫寒，没有钱办像样的嫁妆，黎朝相只好把几件较好的家具油漆一遍作为陪嫁。把一套老宅和破烂家具留给亲家海臣。这么一处理没了后顾之忧，也算皆大欢喜。

女儿出嫁前，一家人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别离。此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，不知还能不能见面？母亲为女儿寒酸出嫁而愧疚，女儿为不能尽孝而

懊悔，母女俩抱在一起号啕大哭。小姐姐虽然长弟弟两岁，姐弟俩一起要过饭，挖过野菜，也偷过人家萝卜。姐姐疼弟弟，弟弟敬姐姐。今天要分别了，姐弟俩同样难分难舍……

黄陂县离北塘镇三四千里，山高水长，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。朝相来时是骑马，走时只能给元洪母亲和敬君骑。其他人只能步行。偶尔雇马车、驴车、坐船。日出赶路，日落住在路边小店，或借宿农家。晓行夜宿，历尽艰辛，经过40多天才到达北塘小镇。虽然一路艰辛，但也不乏乐趣。高山大川、小桥流水、奇花异树、田园风光，珍禽异兽、阡陌良田，使黎元洪眼界大开，感受到山川人文之美。

北塘在天津东，塘沽北，濒临渤海，距大沽口只有30里，属直隶省宁河县管辖。这本是一个荒凉小镇，镇民多以打鱼为业。自从练军驻防小镇后才逐渐有了生气。那时的中国，正规学校很少，小镇上只有一家私塾，一位叫李雨霖的老师，学生读的不外乎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之类。迁入北塘之前，秉经已经读过几年小学，他天资虽非聪明，但为人谨厚，学习勤奋刻苦，颇受师生喜爱。这天，父亲把他领到李老师面前，请求收下他这个学生。当李老师考问他一些书中知识时，他都能准确流畅地回答，李老师很满意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学生我收下了！”然而，没用两年，老师遗憾又高兴地告诉其父：“他的水平已经赶上我，这学生我教不了了。”之后，黎元洪主要靠刻苦自学……

北塘虽然不大，但小有名气。十几年前的1859年，英法联军就是通过进攻大沽口、北塘攻入天津，进而攻入北京，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的。

黎元洪在学习之余，经常去父亲的兵营、炮台观看官兵操演，看洋教习教授官兵操枪使炮、新式阵法。1840年，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，改革维新，学习西方之风甚炽。天津是通商口岸，又是北方洋务运动中心，洋务运动首脑人物曾国藩、李鸿章等都曾驻节天津，又在天津开设电信局、机械局、水师学堂、新式学堂等。黎元洪耳濡目染，眼界大开。他的父亲经常给他灌输新思想，新观念。他逐渐有了弃文从武、报效国家的念头。

1883年，19岁的黎元洪，一举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科。这时，父亲不菲的薪俸，加上元洪就读的学堂待遇优厚，不仅供衣供食，而且每月有4两助学金，黎家家道逐渐中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先是母亲亡故，继而父亲夭亡。医疗、移灵、丧葬等花费，致使他债台高筑，生活再度陷入窘境。幸亏勤劳贤惠的敬君和继母崔氏，精打细算，苦度时光。



黎元洪初入水师学堂时，课程繁多，有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测量、驾驶、气象、机修、英语等，学习很吃力。学校规定，一年后考试不及格就退学。但他废寝忘食，用心攻读，反复研习，考试名列前茅，且擅长轮机驾驶，尤对引擎修理颇见功底。在北洋舰队实习期间，他不嫌脏，不怕累，不叫苦，别人休息、玩乐时，唯独他一人在机房里反复演练、擦拭，在历次考核中都是“全优”。由于他为人和气谨厚，上下深孚众望，深得总办周馥、总教习严复、英文教习萨镇冰的赏识。

1888年黎元洪以品学佳绩毕业，成为首届管轮科毕业生。毕业这天，非常热闹，北洋总理大臣李鸿章，亲自把六品顶戴戴在他头上，并授以他把总衔（连级），优先拔补。

黎元洪在家苦等3个月，一纸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签署的公文终于寄过来：他被分配到广东舰队“广甲”号，担任三管轮，俗称“二车”，负责机械维修、管理、操作，月薪纹银60两。广甲号经常在南方游历，驻节上海，于是，黎元洪将继母崔氏及全家迁往上海。

广甲号是一般国产铁肋木壳巡洋舰，船体长36米，排水量2300吨，时速14节。其时速、战力及排水量与进口铁甲舰比相去甚远，但在仅有3艘兵舰的广东舰队中是首屈一指的。当时中国有北洋、南海、广东三大水师（舰队），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，广东水师最弱。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，贪污盛行，国力衰微，经费严重不足，每年应拨付海军军费200万两，实拨只有100万两，这些钱仅够支付官兵薪饷、舰船、港口维修，而难以发展壮大。舰队多年没有添置新舰只、新装备。海军官兵同绿营兵一样纪律松弛，规章废弛。军官在舰上公然聚赌、招妓、抽大烟，士兵下舰嫖妓、荒嬉，很少认真训练。广东水师也不例外。但黎元洪却能洁身自好，从不随波逐流，工作忠于职守，任劳任怨；技术精益求精，一丝不苟；待人诚朴谨厚，工作之余以读书学习为乐。颇受官兵好评。不到两年，便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，从把总擢升为千总，三管轮晋升二管轮；再过一年多，又由广东总督李瀚章（李鸿章之兄）保奏，由六品顶戴升为五品……

1894年5月，中日双方军队在朝鲜处于对峙状态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广东舰队奉命赴北洋参加校阅。校阅后，广东舰队奉命编入北洋舰队，为入朝清兵保驾护航。

7月25日，日军在朝鲜牙山向援朝清军挑起战端，同时在丰岛海面偷袭我运兵船“高升”号，甲午战争正式爆发。

9月12日这天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0艘战舰，4艘鱼雷艇，从威海卫军港北上护航，16日抵达大东沟海域，胜利完成护航任务。次日上午，当护航舰

队准备起锚返航时，忽然瞭望兵报告，西南方海面发现一支悬挂美国星条旗的舰队，有12艘之多！这一奇异发现，引起丁汝昌的警觉，他认为此时此刻不可能出现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，十有八九是日本舰队伪装的！丁汝昌果断地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。

不久，丁汝昌的判断得到证实，12艘军舰全部换成日本“膏药旗”，气势汹汹朝北洋舰队驶来。丁汝昌马上召集各舰管带进行战略分析：中国舰队总吨位为3.1万吨，日舰为3.8万吨；中国舰较旧，舰龄在10年以上，日舰多为下水不久的新舰；中国舰最大时速19海里，最低14海里，日舰最大时速23海里，最小时速19海里以上；中国舰多老式火炮，弹药缺乏，日舰多新式速射炮，且弹药充足。中国舰队唯一优势是“定远”（旗舰）、“镇远”二舰，吨位大，炮大，甲板厚。丁汝昌决定，将10艘战舰分成5队，4艘鱼雷艇灵活助战，以“分进纵列，雁翅队形，主舰突出，弱舰侧应”的阵势迎敌。

中午12时50分战斗打响。

敌人炮火异常猛烈，中方不甘示弱。战场上炮声震天，浓烟蔽日，巨浪冲天，双方打得难解难分，天昏地暗。多数爱国官兵早已恨透飞扬跋扈的日本人，大家同仇敌忾，英勇善战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。“致远”号管带邓世昌，在战舰受重伤，船体严重倾斜，弹药用尽的紧要关头，亲驾战舰，视死如归，开足马力撞击日舰“吉野”号，不幸被鱼雷击中，全舰百余官兵壮烈殉国。“经远”号管带林永升，带领全舰官兵浴血奋战，直至船毁人亡。主力舰“定远”和“致远”编成一队，它们始终冲锋在前，驰骋敌阵，狠狠打击敌人。战斗未久，旗舰上的飞桥被炮火击中，站在飞桥上指挥的丁汝昌不幸跌成重伤。但他拒绝进舱抢救，坚持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。旗舰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，他沉着果断，临危不惧，连创日舰“比叟”“赤诚”“西京丸”，击毙“赤诚号”舰长坂垣八太郎。下午3时，5艘日舰将定远、致远团团围住。刘步蟾机动灵活，不稍退避，二舰虽中弹千余处，竟重创日舰杀出重围……

但是，也有贪生怕死，不齿于人类的软骨头！

战斗中，济远号和广甲号合编一队。开战不久，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，命令部下用重锤砸坏大炮，打出旗语谎称战舰受重伤而逃离战场。由于他的叛逃冲乱北洋队形，慌乱中将身负重伤的经远号撞沉，致使舰毁人亡。黎元洪供职的广甲号管带吴敬荣，见主舰逃跑，也随之弃战而逃，因慌不择路触礁搁浅。吴敬荣不设法施救，竟带领亲随，跳上救生艇弃舰逃生。离行前对黎元洪说：“你的



官职最高，战舰任由你处理。”说罢，驾着救生艇飞快地开走了。

这时，敌人的战舰追来了，意在俘获广甲号。黎元洪悲壮地喊出：“弟兄们，誓死不做俘虏！战舰不能便宜小日本儿，砸了它！”舰上爱国官兵同声呐喊，抡起铁锤，把舰上重要设备砸烂，战舰砸漏。11位官兵跳海逃生，大多葬身大海。黎元洪不会水，靠自己买的一件救生衣生还……

黎元洪含悲忍泪讲完惊险传奇的故事。老人沉痛地发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呀？一个堂堂的天朝圣邦，一个花了大把银子建造的北洋舰队，怎么这么不经打，怎么就败给一个弹丸小国小日本？！”

黎元洪痛心疾首地说：“腐败，上上下下的腐败呀！就拿舰队来说吧，中国从国外买的战舰，多是以次充好的水货，摆摆样子可以，真正打起来只能当炮灰，银子大都被装进贪官的腰包！更可恨的是军械局这群王八蛋，竟用煤渣充当火药，炮弹成了打不响的哑弹！还有，北洋水师请的外国洋员，大多是流氓、恶棍、骗子、野心家，少有真才实学者。唉，北洋完了，大清危矣！”说罢，哀叹不已。

灯油耗尽了，屋子更黑了。黎元洪同老人合盖一条破棉被抵足而眠。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。他爬起来，见锅灶冒着热气，室内飘着饭香。地扫过，杂物归整过，他的海军服也已洗过晾在绳上。这一切对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，起码要花费两三个小时，老人为他一夜未眠哪！

他走出屋，见门前那块磨光的青石上，石刻木雕般坐着驼背沉思的老人。他抽着烟，眼睛望着大海，默默地想心事。啊，孤独的老人，善良的老人，他唯一的财富恐怕只有一点点可怜的回忆了！以后，他日渐衰老，体力不支，将怎样打发孤独无助的日子？黎元洪一阵心酸，眼睛湿润了。他萌生了一个想法……

老人似乎身后有眼，慢慢磕掉烟灰说：“你醒了，睡得咋样？”

黎元洪说：“很香！老爹，您睡得很少，我没有打扰您吧？”

“没有，老啦，觉儿少了。”老人捶着腰吃力地站起来，把黎元洪伸出的手推开，“吃饭吧。”

早饭是贴饼子、炖小海鱼、高粱面粥。老人像一匹老马慢慢咀嚼着，动作常被沉重的心事打扰。他说话不多，却常给黎元洪布让。他用很重的鼻音问：“孩子，不能多住几天吗？你的身子还弱啊！”

“不啦，老爹，这就够麻烦了。”

“打算去哪里？”

“我还要去当海军，打鬼子！”